

# 在荷兰过日子

丘彦明 著



龍門書局

# 在荷兰过日子

丘彦明 著

龍門書局  
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4031958；13801093426

邮购电话：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在荷兰过日子 / 丘彦明著. —北京：龙门书局，2012.8

ISBN 978-7-5088-3859-5

I. ①在… II. ①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987号

---

责任编辑：郝明慧 徐海 / 封面设计：后声文化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32(900×1245)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字数：210 000

定价：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代序 | 丘彦明

在荷兰，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许多游客奔着荷兰的郁金香、木鞋、风车、乳牛……来到这个国度，而我长年生活在这些似乎是童话却是真实的环境里。

好友郑树森是台湾文学刊物《印刻文学生活志》的社长，建议我为每月出刊的杂志以文配图写一年荷兰的特色。十二篇写观光客喜爱却与我生活相关联的荷兰特产的文章，因此在《印刻》陆续发表了出来。期间总编辑初安民、副总编辑江一鲤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结束《印刻文学生活志》上的专栏，正好一本文化性杂志《逍遥》在台北创刊，内容以推广具人文审美感情的日常生活为宗旨，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为林国卿。他请大学时代台大历史系同学周芬娜代邀，她自己从美国加州，华纯由日本东京，章缘自中国上海，我在欧洲荷兰，四人联手组织“诸城记”专栏。每月每人各写一篇生活性散文刊登于杂志上，我写荷兰生活，也写在其他国家的旅游和感怀。这本杂

志编印精美，内容极受好评，出版两年后，因资金问题停刊，实为台湾出版界憾事。但，由于在《逍遥》撰文，与林国卿从此成了写作上互相砥砺的好友，倒是一桩收获。

事隔四五年，整理旧稿，发现当年为《印刻》书写的文章，加上《逍遥》里写荷兰的部分，以及零散在其他报刊杂志发表的荷兰生活文字，聚集起来字数足够一本小书，遂兴起了出版的念头。

说来凑巧，前年十月起，我开始在《深圳商报》副刊上每周撰写一篇专栏。今年春，《深圳商报》副刊主编陈溶冰，曾为北京《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做过我访谈的史蓉蓉，分别转来信件，龙门书局文化分社编辑徐海，希望联络我，探问专栏结集出版的可能性。

多次书信往来，了解徐海的编辑背景，龙门书局出版状况之后，我表示专栏结集似乎还不到时候，但手边有一本《在荷兰过日子》散文集的书稿。

寄出参考目录，不久即得回音，龙门书局很有兴趣出版。书稿送出后，很快获得部门选题会通过，社里选题会流程批准，签下合约，随之我航空寄出图片部分，开始进行编排……一切过程速度极快充满效率，让我大为吃惊，没料到离第一本简体字书问世，十年时间中国大陆出版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在荷兰过日子一些小事小物的亲身

经验、轻松度日的过程与感受。这种小资的生活方式说实话似乎不值得年轻读者借镜，但却希望能和所有阅读者分享异国文化下生活的趣味。

整理书稿，自己将三十篇文章重新阅读了几次。每篇都是独立的散文，虽是个人生活经验，却是借此方式来呈现荷兰人的文化与荷兰人的生活。尽可能地摆脱一般观光客从旅游书或网站搜寻、获得的表面信息和印象，能从另外的层面感受郁金香、木鞋、风车、乳牛等的荷兰民族象征、传统、环境维持的特色。这样，或许待读者有机会亲身接触或听闻这些荷兰事物时，能够激发出其他的体验和思考。

附录我观察与了解的荷兰人，他们对于生老病死、食衣住行育乐的看法与做法，私心希望读者在欣赏安祥美丽的图片、阅读悠哉度日的文字之后，能与荷兰人实际生活的科学数据相互对照。

二十多年前，唐效与我犹豫长留美国或荷兰时，树森当时已居住美国多年，他特别打电话说：“荷兰是我们一群朋友的理想国，劝你们选择荷兰。”我们冷静思考：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国力最富强的国家，对科学研究专业的唐效，无疑是最具挑战与发展的地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以追求金钱为目标，以财富衡量价值的资本社会，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荷兰的科技研究整体不及美国先进，庆幸的是唐效的专业领域，在荷兰的发展能与美国相比；另外，荷兰

是个福利良好，提供人们热爱生活，赚钱够花便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过日子没有攀比的压力，较适合我们的性情。树森的一番话对我们的抉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年在荷兰生活下来，我不能说荷兰百分之百的好，不过，她确实是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建设的国家。对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经营总是站在看得较长远的角度。用理性的态度，去忧虑未来，解决困扰。而这种尊重共生的精神，潜藏于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行径之中。

唐效和我是极为幸运之人，能被荷兰社会容纳接受。我想这与性格中凡事喜欢新鲜、好奇、勇于了解、尝试有关。在家说普通话，与荷兰人以荷语交谈；享受中国菜肴，却也极爱品尝及自制各式西洋餐食；与荷兰人一样，自己整修房子、疯足球、积极参加节庆活动、坐咖啡馆、年年旅游度假、加入当地自己有兴趣的业余社团，譬如唐效是羽毛球俱乐部会员，我是素描、游泳俱乐部会员；选举时参考各党派政见，投票选举……所以，唐效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相识的荷兰朋友，对我们很少见外，甚至亲密到路过随手按门铃进来喝茶，或借上个厕所。一回，有位荷兰友人路过，在门口聊了半天，突然提及居留荷兰外国人的种种不是，激动之余，我们笑道：“你忘了我们也是外国人吧！”她连讲几声对不起，尴尬地说：“完全没想过这回事。”确信我们不在意，方才骑车告别。

人生在世，除了施展抱负，都想生活在一个和谐健康、自在愉悦的社会环境里。对于生养自己的故土，我怀抱深厚的情意与感激，总想回馈些什么。写作出版这些海外云淡风轻的生活体会，算是野人献曝的一点点报答。


最后对龙门书局整个编辑团队的付出，衷心表示谢忱。仅将此书献给默默在一旁纵容我、无怨无悔支持我的丈夫唐效。





# 目

代序	001
风车	003
木鞋	016
乳牛	026
市集	036
郁金香	049
自行车	063
海堤与河堤	077
咖啡	093
啤酒	104
奶酪	114
荷兰生鲱鱼	122
豆汤和薯泥	132
时令	141
野味	160
国界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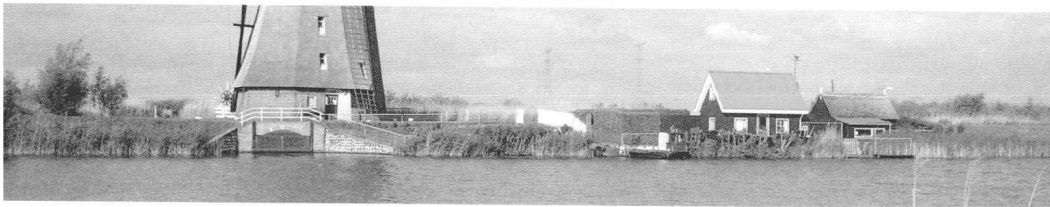


## 录

花园的颜色	175
坚果记	186
散步	197
节庆	212
甜美的村日	223
女王节	231
走过夏天	240
拾贝记	249
畅游“构思花园”	262
美丽的中世纪小城	271
地球上的星星	278
林布兰特的阿姆斯特丹	286
一个书的城市	297
附录 荷兰人生活面面观	309



在荷兰过日子



风车

木鞋

乳牛

市集

郁金香

自行车

海堤与河堤



## 风 车

亲朋好友飞到荷兰度假前通常会来电话：“想看风车，方便带我们看风车吗？”

我住的村口，马路对面就站着一座一八六〇年的风车。

这座风车曾经废置多年。二〇〇一年六月，斯蒂芬·威廉斯（Stephen Willams）返回出生地考克镇帕德布鲁克区，整修祖先遗留下的风车，同时把斑驳的白色车身、区隔玻璃的黄色细木框与红色窗户外框重新油漆，利用业余的星期六上午让它工作起来，再度恢复研磨谷物的原始功用。

每个星期六清早，中年力壮的斯蒂芬踏上这座名叫扬·凡·考克（Jan van Cuijk）的风车底座土坡，观看风向，而后移动绞盘轮，牵引杠杆、车尾与撑臂，将风叶转移至迎风的方向固定。随即，他步入风车车身，把一大袋一大袋的谷类，倾倒入磨斗中，借风力带动翼杆和翼板，启动轴承、引动轮、顶轴、齿轮、制动器、升降器、起重器、中心轴和石磨，将谷物磨成细粉，经由输送管流入麻袋。

斯蒂芬把风车磨出的各种谷粉，混合成许多不同成分的面粉，包括普通面粉、精面粉、荞麦粉、油煎薄饼粉，以纸袋盛装出售，每袋重一公斤；还兼卖特制发酵粉与考克风车饼干。早晨九点半这座风车的风叶开始



转动，直至下午一时停止。

看见轮转的风车叶，考克镇及附近小村的家庭主妇会绕过风车来买面粉做蛋糕、制煎饼，我也是其中之一；相信刚从磨石磨出的面粉，烘焙出的蛋糕、油煎的薄饼，会比超级市场卖的面粉做出来更新鲜美味。

看见轮转的风车叶，过路的游人停车下来参观。斯蒂芬会很有耐心地解释风车结构与原理，让孩子们了解风车的运作过程。当然，临走时，游客不会忘了购买一些面粉与饼干。

星期六转动风叶的风车，直把考克镇附近的居民带回过去的岁月，不必单凭追忆缅怀往昔、

←考克镇的扬·凡·考克风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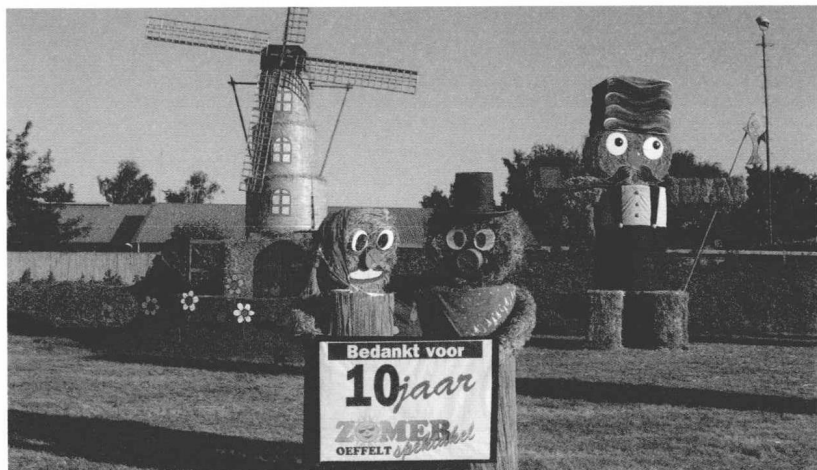
↑卡特怀克的风车住有人家

心生惆怅。

考克区政府管辖的地盘，除了主要的考克镇与我居住的圣·安哈塔村外，还包括：卡特怀克村、林登村、比尔斯村、维亚那村和哈浦斯村。区内有四座风车：考克镇的扬·凡·考克风车、卡特怀克村的不知名风车、

“小孩堤坊”风车一景





乌菲尔特村民用干草卷制做的风车

比尔斯村的德·厚浦（De Hoop）风车和哈浦斯村的玛丽亚（Maria）风车。离家最近的风车，散步可到，开车不过两分钟；最远的也不超过十分钟车程。

比尔斯村与进维亚那村的衔接处，耸立着德·厚浦风车，它是一座典型的落地式圆形顶动风车。自一八四〇年起就耸立在那儿，不知啥原因被破坏，如今没了遮顶也没了风叶，只剩下红砖堆砌成的车身自平地高高拔起，活像一柱下宽上窄的圆筒大烟囱。Hoop 在荷文里是“堆”、“垛”的意思。听闻比尔斯村有意重建这座风车，我却希望它维持现貌，到底残缺的风车充满了历史沧桑的韵致，越发耐人寻味。

卡特怀克村的风车没人知道它的名字。也难怪，它并不是这儿土生土产的风车，而是一八六九年从南荷兰省迁移至此的八角形草顶填海圩田风车。这座风车的特殊之处是架设在一幢住屋的屋顶上。房屋乃砖墙芦苇草顶建筑，窗玻璃两旁系着白蕾丝窗帘，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色植物，屋前大



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坪边有一大块围着高栏栅的泥地，两匹棕色马在其间昂首阔步，显然屋内仍有人家。我在屋前观望许久，墨绿色的大门紧闭，不免怅然。

一日路过，见大门敞开，老先生坐在室内读报，老太太蹲在院子里，把三色堇种下花坛。我忙兴奋地招呼着老太太，询问可否参观她家屋顶上的风车？唉！其实并不真想看风车，这么多年不知看过多少风车，主要是想瞧一瞧风车下的家。

老太太很热情，却没让我进门，只是比划着告诉我：风车自屋外另有楼梯上下。住屋是独立的，房子很大呢！进门是大客厅，然后是很宽敞的厨房与副厨房。楼上全是卧室。屋后还加盖了很大的贮藏室。房子旁边是马厩，她丈夫爱马，共养了六匹，连跑马的泥地都是花钱买来特殊土铺成的。我边听着边猜测她的“大”有多大？老太太还很得意地叨着自己五个孩子：两个儿子是律师，一个当大老板，还有一个大学毕业有很好工作；女儿是位画家，在美国开展了绘画市场。

老太太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得完，我得随时打断。最后探知：她的曾祖父购下这座风车，传给祖父再留给了她。

“有座大风车压顶，房子住得舒服吗？”

“和别人不一样，房子又大，当然舒服。我出生在里面，几个孩子也在这里出生。”老太太笑盈盈地回答。

“草顶该修葺了，得花许多钱呢！”心满意足的老人家还是有抱怨的。